

走出白桦林

鄂乡六姐妹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北京

I267
372

走出白桦林

鄂乡六姐妹 著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北京

[京]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晓 跃

封面设计:金 文

走出白桦林

鄂乡六姐妹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大厂印刷厂

787×960 毫米 1/36 6.25 印张 89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01-614-8/I·66 定价:3.00 元

谨将此书

献给黑龙江省鄂伦春族定居四十周年
暨我们的父母刘本占、吴云花

序

《走出白桦林》就要和读者见面了。作者让我在卷首写点什么，出于对鄂伦春族同胞的情感，只好从命了。

鄂伦春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兄弟民族之一。然而，很多读者对于鄂伦春族并不陌生。解放前，她是处于前阶级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猎民族；解放四十多年来她经历了从游猎到定居等一系列深刻变化。正是他们独具特色的社会风貌，吸引着不少学术界和文艺界的朋友们去探索他们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去歌颂他们的新生活。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这本文集是本民族的作者满怀激情，描绘他们优美的家乡风光，赞颂他们的新生活，憧憬更加美丽的明天。

本书作者的家乡——新生鄂伦春族乡，距黑河市只有几十公里，座落在小兴安岭的东麓。1963年春，当我第一次前来访问时，这里是名符其实的猎民村。时隔二十年，1982年秋当我重访新生村时，许多猎民住进了砖瓦房。淀粉厂、小木器加工厂等乡镇企业已应运而生，真

是旧貌换新颜。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有文化的新一代人的成长，本书作者刘氏六姐妹，是一个生动的实例。玉兰、扣兰、翠兰、晓春、晓红、晓军六姊妹中，有的是硕士研究生、有的是大学本科生。她们是鄂伦春族的骄傲，更是鄂伦春族的希望。从祖国的首都北京到黑龙江畔的黑河市，她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本民族的发展进步，辛勤工作着。

祝愿鄂伦春族同胞的未来更加美好。

祝愿鄂伦春族新一代青年大有作为。

满都尔图

一九九三年七月六日

目 录

刺尔滨河四季.....	(1)
鄂伦春人的故事.....	(3)
网	(11)
兴安岭随猎	(14)
新生	(18)
出猎	(22)
鄂伦春人的猎马	(25)
柞树情思	(28)
鄂伦春风情	(31)
鄂家女	(36)
老鸱眼	(38)
鄂伦春族民间医药	(40)
王子的故事	(43)
罨粟花	(45)

童年纪事	(50)
爸爸的草甸子	(57)
慈爱的阿妮	(59)
芳草凄凄	(65)
五月的风	(67)
都波走了	(70)
童真无欺	(76)
北方风景线	(79)
淘金者	(81)
恩师	(84)
我是民院人	(91)
军旅生活杂记	(95)
难忘的大学一年级	(102)
无奈	(118)
寂寞芳心	(121)
冰城之恋	(124)
通向天堂的楼梯	(129)
南行散记	(132)
思念哈尔滨	(139)
春梦	(143)
生命的飓风	(146)
漂泊	(149)
孤独	(154)
伊人独自愁	(157)

草蓮的一生.....	(162)
中俄边境一日游.....	(164)
北极村之行.....	(168)
我的牧人.....	(175)
我也有喜欢.....	(178)
六姐妹简介.....	(181)

刺尔滨河四季

故乡有条河，鄂伦春人称它“刺尔滨河”。每当春天来临，野风总是或早或晚地吹着，在抽芽的丛林野草间匆匆掠过，使舒缓的刺尔滨河掀起阵阵涟漪，直到吹落暮春的达紫香花瓣。残红落英漂浮河面，顺流而下，形成缤纷艳丽的一条彩带，像一个美丽少女瑰丽而芬芳的梦。

一到夏天，刺尔滨河便映出天的蓝、树的绿、花的红黄、云的淡紫，和着悠悠的风。轻柔得使人迷醉，富有油画的深意和浓情。炎热的午后，乡人率直，无忌的笑声常常打破这里的宁静。山里女人裸着她们雪白的肌肤，只有一块小小的短裤围着下身，那天仙般的无邪，桃花似的容颜，仿佛不是人间的一样。孩子们却热衷于钓鱼，光着油亮的屁股，拿着长长的鱼杆，站在绿苔上把鱼杆甩起来。可上钩的往往是一条小鱼，因为过于高兴，难免连人带鱼都掉到河里，引出笑声。

秋天的晚上，月亮在黑呼呼的崖上悄悄地升起来。透过树林漏出缕缕如烟似雾的青晖。水面上闪烁着斑驳的波光，秋鸟在崖上“嘎嘎”地怪叫，神秘而凄凉。那些遥远的传说好像都在这样的晚上复活了，任你想象。在

月光照亮的山岗上，有侠士的豪情。手中一枪、座下一骑，呼啸奔杀，刀光剑影，洒血山岗；抑或一穿土布裙的女子，在河边汲水，水中映出她忧伤而美丽的脸。突然，林中跃出一英俊而桀傲的马贼，马贼偷马也偷女子，他轻鸿般地掠她而去，一阵马蹄声疾风似地远去了，只剩下倾倒的桦皮桶和一只布鞋；抑或是一朵女人发卡上的兰花落在河边，孤寂地映着水似的月光，野鸟在空寂中哀叫……。

入冬后，雪会一夜间就染白刺尔滨河，小兔子和灰鼠的足迹或深或浅地在河面上绣满了花纹；出猎的鄂伦春人呼出的热气，在眉眼、胡须上，在猞猁皮帽子上结成了又亮又晶的白霜。伐木工的吆喝声和树木轰然而倒的声音一波又一波地在这里传送：“顺山倒罗……”这声音悠长而空远，是冬天的歌。当冰河的树梢挂起斜阳时，吱嘎作响的马爬犁就从冰雪上一路驰过去，震得松树上的雪一缕缕地飘下来；而远处的乡村，正袅袅地升起带松香的炊烟。

刺尔滨河的故事是绵长无尽的，当那个曾戴兰花的女子偎在她男人的肩头做梦的时候，达紫香花已经悄然开放了，就在她木屋的栅栏旁，浓香四溢、缤纷艳丽，一片又一片，开得那么热烈。（刘晓红）

鄂伦春人的故事

1、歌唱新生活

我是一个鄂伦春族青年，出生在黑河地区小兴安岭脚下一个猎民新村里。父亲是出名的猎手，当年解放军、地质队开进小兴安岭时，父亲当过翻译带过路。父亲很会讲故事，只要他从山上打猎回来，我们姐妹几个就可以听到许多有趣的狩猎故事和寓言，所有的故事都在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孩子。母亲则是当时黑河地区著名的歌手，60年代曾参加过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记得母亲总喜欢唱这样一首歌：

山从天边起哟
水向大海流
达紫香花开满山哟
共产党的恩情唱不完
那耶、那耶、那伊耶
赞达仁^① 献给共产党

① 赞达仁：即歌。

小时候我曾好奇地问过母亲，为什么总喜欢唱这支歌？共产党是谁？母亲说等我长大了就懂了。

人格的成长，在童年时期某种程度上起着重要作用。我上小学时，党和政府为了帮助鄂伦春族发展教育，发给我们学习费用，还从内地派来了优秀的汉族老师。那时，教科书比较紧张，上课时教师先把书上的内容写在黑板上，然后我们照抄。记得我们的班主任郭蓓芬患有比较严重的关节炎，她一个人要教两、三个班的语文和算术课，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冬天十分寒冷，教室里的炉子又时常冒烟，但汉族老师们从未有过怨言，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我们这些孩子身上。解放前，我的父母都是孤儿，从小就奔波在莽莽的大、小兴安岭之中，吃兽肉、穿兽皮、居无定处，从未念过书，他们患病无医无药，天花、麻疹、伤寒、肺结核在猎民中间普遍流行，生活十分悲惨。特别是在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种族灭绝政策使鄂伦春人陷入了濒临灭亡的边缘境地。1953年党和政府派来了工作组，把鄂伦春人接下山来，建立了村落，我的父母和所有的鄂伦春人才过上幸福的定居生活，他们对党充满了无限的热爱。所以父母对我们的学习要求特别严。

我读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是一位上海知青，他对我的教育终身难忘。从他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共青团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青年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共青

团员。也是从他那里第一次看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欧阳海之歌》、《雷锋的故事》、《红岩》。这些书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对我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0年，我参加了黑河地区高级中学入学考试，我差11分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当时我非常难过，心灰意冷。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上级为了照顾少数民族考生，用适当降低分数线的办法破格录取了我，使我获得了继续学习的机会。

1983年我考入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经济系。在4年的大学生活里，我阅读了大量有关鄂伦春族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并利用寒、暑假到民族地区和家乡搞社会调查。通过几年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我才真正了解了鄂伦春族的过去和现在，也理解了母亲为什么喜欢唱那支歌，是共产党给了鄂伦春新的生命。如今，我们家6个姐妹中已有两个研究生，两个大学本科生，一个中专生，大姐、三姐和小妹又先后入了党。还有我唯一的哥哥在部队的时候就已经入了党。一家出了这么多“秀才”，谁能相信我的父母没有念过书呢？两代人的变化多大呀！

2、一条俄式披肩

去年寒假我回黑河探亲，刚一踏上故土，就被一个同学拉到中央街市场。繁华的中央大街人山人海，有甩卖俄国大衣的中国小贩，有围着俄国人换手表的外地游客，有在一旁看热闹的老人和孩子，还有年轻警察维持

秩序，气氛之热烈自不待言。

我们挤过人群来到市场二楼，想不到这里比外面还热闹，黄头发、黑头发、白皮肤、黄皮肤、蓝眼睛、黑眼睛的顾客交织在一起，令人眼花缭乱。柜台里的个体小贩们不时地用俄语向俄国朋友高喊着：“朋友，请到我这里来，我的东西好。”楼道一角，一帮人正围着一个俄国妇女换东西，出于好奇心我也挤了过去。她手里拿着的那条披肩太漂亮了：白底、紫花、黑边，我凑过去用俄语说：“夫人，请把你的披肩卖给我吧，多少钱？”

“一套运动服！”她边说边用手比划。

“用人民币不行吗？”

“不行，不行。”她用俄语说。

过了一会儿，她看人太多有些不耐烦，把东西装巴装巴就往外挤。我紧追不舍，可她根本就不理我。无奈，我一气之下就用鄂伦春语说了一句：“你这个狡猾的俄国女人。”她突然站住了，转过头气呼呼地看着我：“姑娘，你为什么骂人？”一句流利的鄂伦春语从她嘴里流出。

我顿时愣住了：这个俄国女人怎么会说鄂伦春语？

“我是俄罗斯阿穆尔州的鄂伦春人。”又是一句动听的鄂伦春语。

“对不起夫人，请不要生气，我也是鄂伦春族。咱们交个朋友吧！”

于是我俩相视对笑，刚才的怨恨一下烟消云散了。

她说，她父亲是鄂伦春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她姓

莫，鄂伦春名叫阿依莎。（鄂伦春语：好眼睛之意）。在阿穆尔一家工厂里做工。在当地有不少鄂伦春人，平时工作，闲暇时进山打猎。一般的鄂伦春家庭里都有猎马和轿车。山里的动物比较多，每次出猎都能满载而归。获取的猎物主要供自己食用，经济价值不高。熊胆、羚羊角等贵重药材在当地都比较便宜。她还说，当地鄂伦春妇女主要从事手工制品，她们生产的裘皮衣和桦树皮制品很受俄罗斯居民的青睐，尤其是桦皮盒。说着她就从自己的皮包里掏出两个桦皮盒让我看。上面刻着各种图案，制作精致，给人一种古朴典雅的感觉。在黑河这一带我很久没有见到这么漂亮的桦皮盒了。

她又说，她有一个姑姑在解放前嫁到爱辉这一带了，至今没有下落。她的老父亲已经 70 岁了，时常念叨姑姑的小名。说到这，我看到阿依莎的表情在不断地变化着，于是我急忙安慰她说：“阿依莎，请你不要难过，随着中俄关系的日益发展，你会找到姑姑的。”

就在我俩聊得正热乎的时候，一个汗淋淋的俄国老妈妈向我们走来，说旅游车就要开了。老太太拉起阿依莎的手就跑。真扫兴，我和阿依莎连一声道别的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一瞬间我的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失落感，连逛商场的兴趣也没有了。

刚刚走出商场大门，我就听见有人喊什么“乌那吉、乌那吉（鄂伦春语，即姑娘的意思），请等等。”我回头一看，天呀，阿依莎正深情地望着我，我急忙迎上去。她

气喘嘘嘘地说：“姑娘，把这条披肩送给你，做个纪念吧。”说着她就把那条漂亮的披肩围在了我的脖子上。我要给她钱，她转身朝旅游车跑去。

我拿着钱在后面追她，刚跑到车跟前，车就开了阿依莎从车窗里伸出头来送给我一个飞吻。

寒风中我一动不动地站着，目送着远去的旅游车，只有那条漂亮的披肩在风中飘呀飘。

3、岭上人的桦皮画

在黑河，一提起鄂伦春族的绘画艺术，人们就会想起市群众艺术馆的鄂伦春族青年艺术家莫鸿苇，想起她的白桦树皮镶嵌画。

去年8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有幸观看了莫鸿苇的桦皮画展。记得当我走进展厅的时候，就像走进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她那独特的绘画风格，夺人心魄，使人迷醉。

展厅所展出的27幅作品全是桦皮画。画的原料完全是天然桦树皮，据说制作过程非常复杂，作者在作画前首先得去兴安岭的白桦林里剥桦树皮，然后再放到水里煮泡，到一定时间捞出来，放在阳光下晒，最后用东西压平方能作画。由于阳光照射的强度不同，晒干的桦树皮会形成深、浅不同的黄色，作画者通过刻花、描花、压花等手法把各种颜色的桦皮镶嵌到一起，彩色各异，设计奇特的桦皮画就制成了。在莫鸿苇的桦皮画中，几何